

1942

开平文史



(开平县侨胞爱国爱乡专辑)

开平县委
开平县政协
开平县侨史学会
开平县文史组
开平县委
开平县政协
开平县侨史学会
开平县文史组

合编 1986.8 15

《开平文史》第15辑

1986年8月

(目)

(录)

美堂老人的“烈士暮年”……(香港)司徒丙鹤(1)

华侨革命先驱——李雁南……………石钦(34)

华侨教育家司徒优博士创办私立越山中学……………

……………司徒羽(38)

美籍华人参政先驱——邓悦宁……………刘华(39)

香港青年问题

悼念利铭泽老先生……………(香港)李文(42)

拳拳赤子心，集资建桥梁……………周光波(45)

胸怀家国之志 兴学育英才

张树操、张定伟、张谕翰等热心兴学…张池(48)

多城耆英——关炳韶……………关则蔚(55)

爱国情深 爱乡情切

胡耀坤先生支持家乡兴办公益事业…戚活昌(57)

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司徒英先生……………司徒羽(58)

侨眷集资 侨胞支援

月山区北二汽水厂创业史……………梁杰仔(61)

故土情深 发展体育

周焕然先生二三事(附照片二张)…周松尧(65)

诗社——联系华侨感情的一道桥梁

茭江诗社给海外白莲诗社的一封信及其
他……………梁健生(70)

赤子情深怀祖国

司徒树浓先生的诗……………司徒青云(74)

侨胞诗词选登

(旅新加坡)邓梦痕……………(76)

(旅美国)关碧岩遗作

(旅美国)关壮怀理整……………(79)

(旅美国)谢寿凡遗作……………(82)

(澳门)邓开……………(82)

(香港)张龙跃……………(83)

(旅美国)邓子云……………(84)

(旅美国)邓树荣……………(84)

(旅香港)关文清……………(85)

《开平文史》第14辑更正……………(86)

封面题字:梁福生

封面设计:周子义

美堂老人的“烈士暮年”

(香港)司徒丙鹤

何香凝为美堂撰墓志

辛亥革命老人、美洲爱国侨领、洪门致公堂总监督司徒美堂先生，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病逝于北京北池子83号与紫禁城为邻的住宅。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举行肃穆隆重的公祭仪式，遗体土葬于西郊八宝山之阳。其后，何香凝女士为之亲撰墓志，勒石于墓旁，保存至今。会文如下：

“司徒美堂先生一八六八年生，广东开平人。十四岁赴美国，十七岁加入洪门致公堂，并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帮助筹款，组安良堂，抗日战争时发动美洲华侨捐款，在重庆发表拥护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的言论；又游历美洲各地，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实。一九四五年先生当选美洲洪门致公党主席，翌年返国，致力民主运动，上书毛主席致敬，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声明。先生时年八十，再度赴美，发动华侨支持祖国解放斗争。一九四九年先生代表美洲华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我记得，这是由何香凝口述，着我书录，经廖承志过目，转交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去刻石的，字里行间，

洋溢着两位革命老人的战斗友谊。

时光流逝，不觉三十一周年，美堂老人爱国爱民的 精神，永远活在广大华侨的心中。年来，广东开平县侨乡的人民，发动筹建「司徒美堂纪念馆」，以昭垂后世，因为我任美堂先生的秘书多年，乡亲来函询及有关革命文物史料，从而使我又一次重温美堂老人「烈士暮年，壮志不已」的往事。

漫长曲折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秋，我在香港启德机场送走了美堂老人，一九四九年夏，中国解放形势急转直下，我又在香港启德机场迎接他自美国飞来，那时，他已高龄八十有三，手持黄兴夫人所赠的特制手杖，步履有些不便，但精神饱满，斗志旺盛，耳聪目明，记忆力强。

一八八零年（清光绪六年），司徒美堂十四岁离乡，在美国居住六十九年。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洪门；组织了致公堂和安良堂，并长期担任领导工作；追随孙中山先生搞辛亥革命；又和宋庆龄女士联络，捐款支持抗日战争；最后，上书毛泽东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飞越半个地球，归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据我所知，这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有人支持，但也有人反对；甚至离美前夕，孔祥熙还劝他“慎重考虑”，致公堂和安良堂的弟兄，则发生各种不同意见。他力排众议，发扬“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的洪门精神，奔向爱国大道，诚非易事。如廖承志在悼词中所指出的：“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又如

习仲勋在中国致公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上所指出：洪门致公堂元老司徒美堂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杰出代表人物。

有关美堂老人的旅美六十九年的历史，一九五〇年我曾根据他的口述，笔录十余万言，连载于北京《光明日报》，后来并由香港文汇报出版《祖国与华侨》一书。一九六〇年，我承全国政协文史参考资料主编张东荪先生之约，再写了《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长文约四万言，刊于文史参考资料丛书第三十八期上。不过，美堂晚年居住京华丰富多采的政治生活，尚语焉不详。

时至今日，我也由壮而老，不觉到了古稀之年，再承江门市侨办主任吴淡初之约，要详述这段历史，为了不让史料随日月消逝而湮灭，乃欣然命笔。

上书毛泽东的经过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以及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拥护。

八月十二日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司徒美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多个报社的记者，发表《国是主张》，这是他一九四六年自美国回国，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擅自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愤然来港，隐居多时之后，用美洲洪门致公堂元老身份的第一次公开发言，大意说，自去年底来港，格于环境，未能向新闻界诸君见面请益，十分抱歉。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

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

这番话出自一位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华侨领袖之口，字里行间，不满蒋介石之意份量不轻，马上成为港报的头条新闻，轰动一时。

招待会过后，司徒美堂与李济深、蔡廷锴、陈其瑗、陈其尤、连贯等人有所接触，交换意见。

司徒美堂返美前夕，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先生设宴为之饯行，地点在香港铜锣湾沈钧儒先生的空房中，出席作陪的有谭天度、饶彰风、罗理实等人。司徒美堂叫我起草，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原信签字盖章，郑重认真。敬托华南分局代为转呈。当时南北交通未恢复，投递费时，据后来所知，此信写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三日，隔了八十多天，即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才由毛主席作复。据回忆，毛主席复信到达纽约之日，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南京政府覆灭了。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郑天保、陈演生、黄鼎臣等人，也先后设宴欢送司徒美堂。席间，陈其尤请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身份发一声明，原稿措词晦涩，未能达意，美堂老人又指示我另拟一文，签字盖章交给陈其尤，约定于十月卅日他抵达美国之后，在香港各报发表，这就是《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声明斥责“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对于“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

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烈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该声明签署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秘密经过台湾海峡北上

司徒美堂接到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通知，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乘飞机离开美国纽约，八月十三日抵达香港。那时香港已发生工会领袖朱学范坐汽车在街上被人撞伤，国民党黄杰将军被人暗杀等事件。因此，美老坐的飞机一降落，香港政府就派出警车前来“保护”，以后住在旅店或家里，就有人在周围“站岗”，一出街，就有车子跟在后面；上茶楼饮茶，也有人在对面桌上“奉陪”，如此半个月，真是前呼后拥，形影不离。

直至美老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阳轮北上，警车也送到码头，看见轮船启航为止。美老幽默地对我说：“真应写信感谢港督葛亮洪阁下的盛情照料。”海轮要通过台湾海峡，诚恐有人暗算，北航是采取秘密形式的。我们被告知，应作万一以防最坏的打算，准备毁灭一切身份证明。甚至有被国民党战舰拦截拘留到台湾的危险。因为半年前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的突然秘密离港，那些负责监视的人事前就无所觉，闹了“笑话”，现在变得几个方面都“从严”，空气有点紧张。至于饱经风浪的美老，都一直处之泰然。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头等舱的，有黄琪翔将军、李承儒教授等人，我们慢慢混熟了，什么都说。航行多日，风浪滔天，也经常遇到一些战舰，彼此交换了电讯旗号，就过去了，未有人上来搜

查。六日之后，我们平安抵达红旗飘扬、有解放军守卫的塘沽港口，天津市交际处连以农处长前来迎接。我们下榻于天津旅店，翌晨早饭后即转往北京，受到中共首长及友好的欢迎，住在北京饭店一一四号房。

政协会议时的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原是英国、法国商人经营几十年的“豪华”饭店，沦陷期间，被日本人强行收购；抗日胜利后由旧市政府接管，楼高八层，有新旧两幢，座落王府井南口，面对东交民巷，历来是北洋军阀花天酒地和逃避战争的“租界”。侍应生必须长袍马褂，瓜皮小帽而口操英语。现在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人物，大部分住在这里。

北京饭店警卫森严，我们办好住房手续，领了出入证，还领了饭票。饭票是免费由政协大会招待的。早、午、晚三餐，采取十人共席制，五菜一汤，外加咸菜点心，每人把饭票放在席上，由服务员取走，人满开饭，随便就座，不分等级。

我是长期在粤港当记者的人，在大餐厅一眼望去，很多是旧识的“新闻对象”，更多的久闻大名如雷灌耳的知名人士，也先后在餐厅上“同枱食饭”。每天我陪着美堂先生和大家会面握手，互道“久仰”之意。我们见到了李济深、张澜、黄炎培、许德珩、谢雪红、章伯钧、李德全、史良、蔡廷锴、李子诵、马叙伦、李书城、李烛尘、梅兰芳、周信芳、张奚若、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

侨领两老的见面

南洋侨领陈嘉庚，恰巧住在北京饭店一一二号房，中隔

大客厅，和我们是邻居，一天，司徒美堂与陈嘉庚正式在大客厅会见。

在积弱的中国，两老年少出洋，走过曲折道路，其后一成工商巨子，一成致公堂老。他们都参加了辛亥革命，长期从事华侨团结爱国工作，晚年则一个代表美洲，一个代表南洋参加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嘉老籍贯福建，为人严肃，生活俭朴，分析形势，则周详缜密。美老籍贯广东，粗通文墨，性格豪放，讲江湖义气，嫉恶如仇。两人飘洋过海半个世纪以上，均然不能操国语，只好各带翻译，互以标准的闽南和四邑乡音交谈，于是我和庄明理先生分别当了“翻译”。

两位侨领老人带来了华侨对于祖国富强的祝愿。嘉老已七十六，美老则是比他大七岁，老当益壮，万里迢迢，回归北京，这行动本身就叫人感动。就晚年生活言，美老滴酒不饮，大抽吕宋烟，无时或停，喜穿西装而少穿唐装。嘉老每餐则半杯甜酒，一碗地瓜粥，几块蚝煎，坚不吸烟，见人吸烟亦加劝戒，甚至为文反对开会时吸烟的陋习；他是衣著随便，中西合璧，下穿唐裤，上穿西装。两老均为爱好读书，自强不息之人。嘉老案头喜以史记、古文观止、聊斋志异和验方新编自随，终年翻阅，许多章节能够背诵。美老喜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戏剧故事。而且每晚必读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以了解世界时事。

自此以后，我和这两老时有过从，受益不浅。当美老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晚于北京北池子住宅心脏停止跳动时，我侍立床前；嘉老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零时病逝北京协和医院时，我和钟庆发先生也恰恰侍立床前。两老的丧礼，十分隆重，我也从旁参加了治丧工作。几十年来，爱国老人的

高风硕德，叶刻鼓舞指引着我知所奋勉。

瀛台之宴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半，政治协商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挂着宫灯的勤政殿内举行。这时，我的任务是政协联络秘书，指定协助美老工作。会上，我们第一次会见了五十六岁的毛泽东主席。他头戴列宁帽，身穿灰色军上衣，草青裤子，黑色皮鞋，身材魁伟，前额发亮，向与会者挥手，坐在第一号席位上；由于事务繁忙，长期熬夜，他脸上稍露疲劳之象，他不停地抽烟，阅读文件，思考问题。

会上，周恩来报告政协筹备经过，他富于辩才，精神焕发，语言铿锵，解说复杂问题条理分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有关文件，并通过《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会上，毛主席没有发言。会毕，他步出会场，司徒美堂迎上去和他握手。毛主席笑着说：“老人家，欢迎您！”毛主席还问了我的名字怎么写，在手掌上比划着，态度从容亲切。

为了庆祝政协筹备工作的胜利结束，迎接政协的正式召开，全体代表参加了毛主席设在瀛台大殿的晚宴。瀛台是“戊戌政变”后光绪皇被囚禁的地方，五十年光景，当年陈设，依稀可辨。

宴会时，和毛主席同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庄明理和我，则以“翻译”资格同席。

毛主席富于幽默感，谈笑风生，并不断为老人挟菜敬酒。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

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他接着说，自鸦片战争一百〇九年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第一个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英雄是林则徐，其后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至现在的解放战争。历史学家、文学家们把这一段时期的人物写成一部有系统的作品，我看是满好的。……他评价了康有为、梁启超，还提起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设计改建怀仁堂，作为政协会场的经过。毛主席认为“梁思成很有学问。”

毛还问司徒美堂高寿。司徒老答：“已经八十三岁，在美国生活六十九年。”毛说：“好呀，老当益壮，干一杯！”司徒送毛主席一支吕宋烟，毛当场吸起来，烟灭了，又收回放在口袋里。听人说，他的口袋常常有一截截的烟头，这是艰苦战斗岁月的遗习。

饭后，全体代表到怀仁堂观看京剧《野猪林》，由李少春、袁世海和吴素秋主演。毛坐在第三排中央，美老与我坐在第四行中央，我们眼见戎马半生的毛主席对京戏真是全神贯注，一直看到深夜一点钟，散场时还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彬彬有礼。

国号之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决定，有一场争论。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政协已经开幕。九月廿五日深夜，收到周恩来、林伯渠两人署名的午宴请柬：“九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是日上午十一时，我随司徒美堂坐汽车前往。人陆续到齐了，一看原来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大约二、三十位，

计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等，其中只有几位不到七十岁。

周恩来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取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个发言的是黄炎培（民建），他说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辛亥革命老人，三大政策坚决支持者何香凝发言，她今年七十二岁，是孙中山在日本组兴中会时五同志中的一人。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以为，如果能照旧用他，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再是前清进士周致祥，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

相同。

司徒美堂听了我的口译，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民怨，真是疾首痛心。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象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的语言响亮，听者都报以热烈掌声。

马寅初站起来，拥护司徒美堂的主张，并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象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赞成此议；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阐述说，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的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咽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法律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来解释简称问题。他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上，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

国”。

陈嘉庚至此发言，讲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他同意不用那个简称。他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今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并说明何以文件草案上有了这个括弧“简称中华民国”的原因。“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下午一时半吃饭。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设素席。简玉阶每饭必祷告上帝，今天午宴，也是如此，外表十分严肃。这也算是在一场严肃论争之后的一个“小插曲”。

开国大典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红旗似海的天安门广场上，首都五十万人民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我随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第二个大灯笼下，参加这个开国盛典。

前天——九月三十日晚上八时，人民政协才胜利闭幕，美老被选为由六十三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被通知留下吃晚饭。饭后已经十时，大家出席勤政殿里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预备会议，讨论明天开国大典的秩序文告和阅兵等事项。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罗瑞卿报告了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广场前面，庆祝人数估计为五十万。阅兵，上步兵、骑兵、炮兵、特种兵等五个师，共五万人，还有飞机。会上，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公告，宣布政府成立，就职及方针。

晚十二时半始散会，回家途中，准备十月一日阅兵和游行的队伍，已在开始集中，锣鼓喧天，街上灯火通明，一片

欢腾气象。北京饭店门前东单广场上战马嘶叫，坦克车移动，炮衣已经褪下，作了充分的准备，迎接检阅。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到会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李济深、宋庆龄、陈毅、周恩来、司徒美堂等五十一人（十二人缺席）。

毛主席今天红光满脸，特别兴奋，服装整齐，站起来说：“我宣布，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全体委员现在就职了。”

他解释说：“为着革命斗争，实际上早已就职。”大家欢笑鼓掌。毛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在今日成立”。

“向全世界发出成立的公告。”

会议座位采取口的形式，委员们面对毛主席，聆听了这个庄严的宣告。

宣告完了，通过下列各案：

（1）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2）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3）任命毛泽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4）任命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5）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6）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7）责成上列人员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8）决定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9）决定向各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下与任何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毕，全体委员然后驱车出中南海东门，经故宫西华门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已是下午二时四十分，我也陪着司徒美堂随着大家，在城楼上放眼远望，真是壮观呀！五十万人

分布在千步廊“且”字形广场上的四周，红旗、标语、提灯、汽球、化装表演，像一个海洋在翻浪。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时，突然，有如地动山摇一般，五十万个喉咙放声向他高呼万岁！

毛主席脱了帽子，向群众挥手致意，然后也跟着鼓起掌来。于是台上台下“万岁”“万岁”之声，使得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也为声浪所激动了。

三时正，庆祝大会开始，毛主席按一按天安门上的电钮，天安门前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上升，迎着灿烂的阳光和清爽的金风飘扬。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五十四门礼炮，齐放二十八响。炮声震动了天安门。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每一句话都为掌声和欢呼所打断。阅兵式开始由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任总指挥，两人乘坐无蓬敞车检阅队伍（不是骑马），有的人笑说：“这是机械化时代，可用车代骑了。”检阅毕，朱德总司令回到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解放全中国，高呼“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受检阅的部队从天安门前作分列式进行，接受领导人的检阅，由东而西，历时三小时。以海军两排为前导，其次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进行中途，天空中飞翔着战斗机、蚊式机和教练机共四架，并散发庆祝传单。大家仰空而望，向人民的新空军鼓掌致敬。在阅兵三小时中，鼓掌与欢呼，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站在天安门国旗下的铜管军乐队从开头到结束，轮流演奏《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东方红》等歌曲，没有中断过。